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水浒传

(下)

(连环画系列丛书)









薛霸转过身来，同董超两个拿起水火棍，看着林冲叫道：“不是俺要结果你，实是前日来时，有陆虞候传高太尉钧旨，教我两个到这里结果你，立取金印回去回话。休要怨我兄弟两个，只是上使差遣，不由自己。”















离了酒店，出了村口，林冲问道：“师兄，今投哪里去？”智深道：“杀人须见血，救人须救彻。洒家放心不下，直送兄弟到沧州。”两个公人听了，暗暗叫苦。自此途中被智深要行便行，要歇便歇，哪里敢扭他。



行了两程，讨了一辆车子，叫林冲上车将息，三个跟着车子。智深一路买酒买肉，将息林冲，那两个公人也吃。



遇着客店，早歇晚行，都是两个公人打火做饭。二人暗暗商量：“我们被这和尚监押定了，明日回去高太尉必然奈何俺。”薛霸道：“我听得大相国寺菜园新来个僧人，唤做鲁智深，想来必是他。回去着陆谦自去寻和尚便了。”



行了十七、八日，离得沧州近了，智深道：“兄弟，此去沧州不远，前路都有人家，再无僻静处了。俺如今和你分手，异日再得相见。”林冲道：“师兄回去，泰山处可说知，防护之恩，不死当以厚报。”



智深取出一、二十两银子与林冲，把三、二两与两个公人，道：“你两个撮鸟的头，硬似这松树么？”二人答道：“小人是父母皮肉包着些骨头。”智深抡起禅杖，把松树只一下，打得树有二寸深痕，齐刷刷的断了。



智深喝道：“你两个但有歹心，教你头也似这树一般。”拖了禅杖，自回去了。两个公人只把头来摇：“好个莽和尚，一下打折一株树。”林冲道：“这个值得甚么？相国寺一株柳树，连根也拔了出来。”二人方才得知是实。



行到中午，早望见一座酒店，三人入到里面坐了。店主人见了林冲，便来说道：“俺这村中有一个大财主，姓柴名进，专一招集天下好汉，常常嘱咐我们：‘如有流配来的犯人，可教他投我庄上来，我自资助他。’你们何不去投他！”





只见一簇人马飞奔而来，中间马上一位官人见了林冲，问道：“这位是甚么人？”林冲道：“小人是东京禁军教头林冲，为因恶了高太尉，刺配来此沧州。闻得这里有柴大官人，特来相投。”那官人慌忙下马道：“柴进有失迎迓。”



柴进携住林冲的手，一同进庄，直到厅上。两个叙礼罢，柴进说：“小可久闻教头大名，不期今日来踏贱地，足慰平生渴仰之愿。”林冲道：“大人贵名，传播海宇，谁人不敬？不想今日得识尊颜，林冲万幸。”



柴进便唤庄客，
快杀鸡宰羊，整治酒
席。少间，安排得
酒食果品海味，
搬来摆在桌上。
柴进当下坐了主
席，林冲坐了客席，
两个公人在林冲肩
下。叙说些闲话，江
湖上的勾当。



柴进留林冲在庄上一连住了几日，每日好酒好食相待。

两个公人催促要行，柴进又置席面送行，又写了两封书，吩咐林冲道：“沧州太尹也与柴进友好，牢城管营、差拨亦与柴进交厚。可将这两封书去下，必然看顾教头。”





午牌时分，已到
沧州城里。三人径到
州里下了公文，押
送牢城营内来。
两个公人领了回
文，相辞了回东
京去。





林冲等他发作过了，去取五两银子，陪着笑脸告道：“差拨哥哥，些小薄礼，休言轻微。”

差拨见了，看着林冲笑道：“林教头，我也闻你的好名字，果然是个好男子！想是高太尉陷害你了。

虽然目下受苦，久后必然发迹做大官。”



林冲又取出十两银子并柴进书札，烦差拨送与管营。

差拨道：“柴大官人的书，一封值一锭金子。我去与你下书，少间管营来点你，要打一百杀威棒时，你便说一路有病，未曾痊可。我自来与你支吾。”林冲谢了指教。



少间，牢头来把林冲引到点视厅前，管营道：“你是新到犯人，太祖皇帝旧制：‘新入配军，须吃一百杀威棒。’左右与我驮起来。”林冲告道：“小人路感风寒，未曾痊可，告寄打。”管营道：“权且寄下，待病痊可再打。”



差拨道：“现今天王堂看守的多时满了，可教林冲去替他。”就领了林冲，来天王堂交替。差拨道：“林教头，我十分周全你，看天王堂是营中第一样省力气的勾当，早晚只烧香扫地便了。”林冲道：“多承关照。”



林冲自此在天王
堂内，每日只是烧香
扫地，不觉光阴早
过了四、五十日。
那管营、差拨得
了贿赂，日久情
熟，由他自在亦不
来拘管他。柴大官
人又使人送冬衣并
人事与他。那满营
囚徒，亦得林冲救济。



柴进便唤庄客，
快杀鸡宰羊，整治酒
席。少间，安排得
酒食果品海味，
搬来摆在桌上。
柴进当下坐了主
席，林冲坐了客席，
两个公人在林冲肩
下。叙说些闲话，江
湖上的勾当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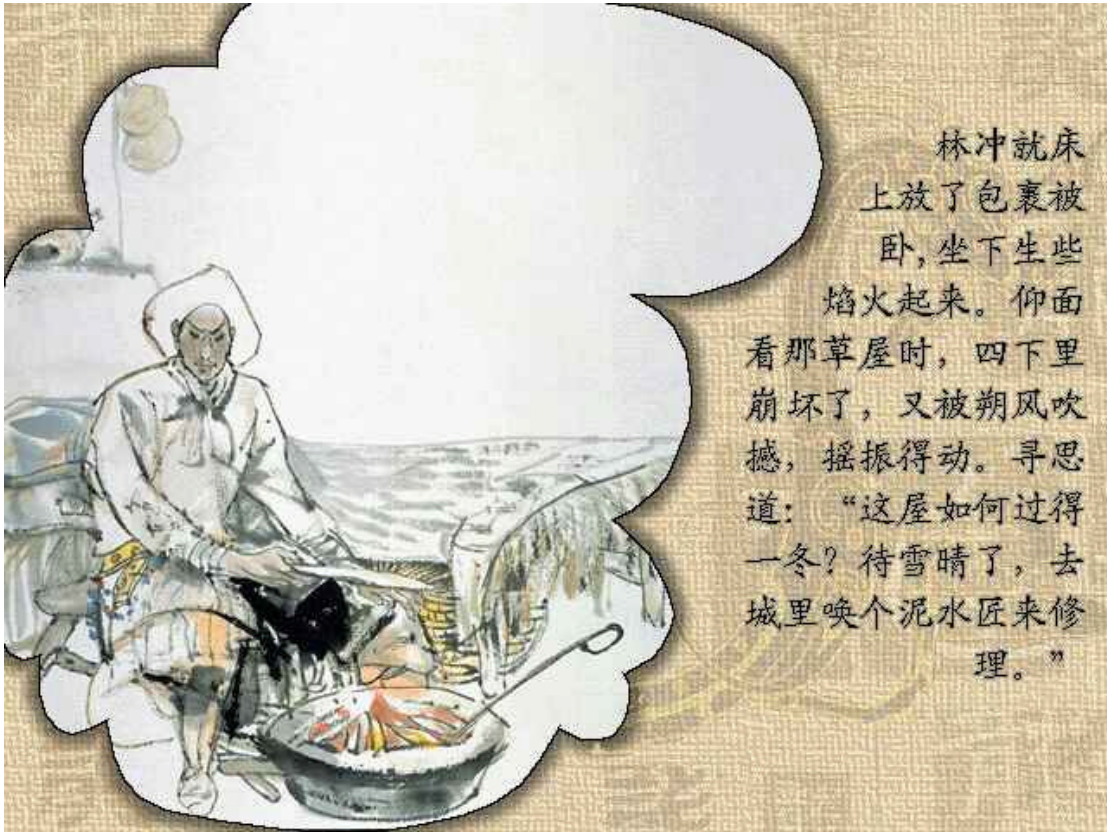
林冲取了包裹，带了尖刀，拿了条花枪，与差拨一同辞了管营，取路投草料场来。正是严冬天气，彤云密布，朔风渐起，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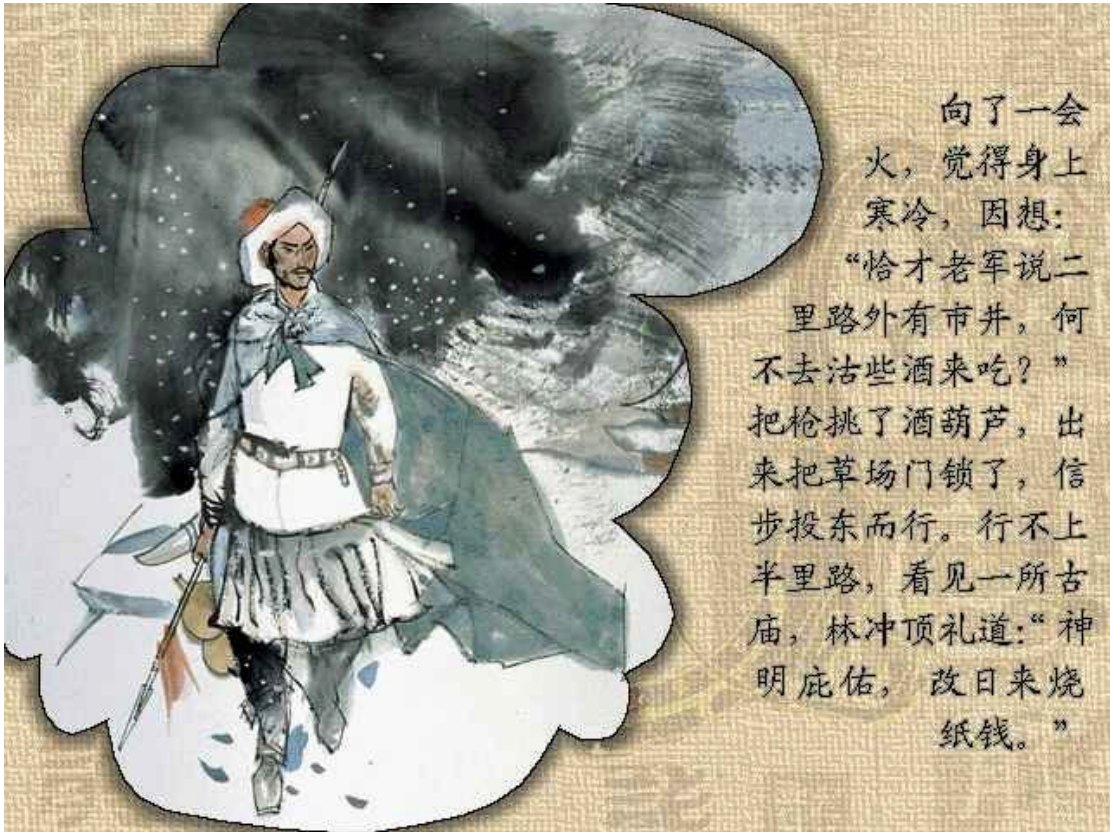
来到草料场看时，一周遭有些黄土墙，七、八间草屋做着仓廩，四下里都是马草堆，中间一座草厅。到那厅里，只见那老军在里面向火。差拨道：“管营差这个林冲来替你回天王堂看守，你可即便交割。”



老军与林冲点数交割了，便收拾行李。临了，指着壁上一个大葫芦说道：“你若买酒吃时，只出草场投东大路去三、两里，便有市井。”自和差拨回营里去了。



林冲就床上放了包裹被卧，坐下生些焰火起来。仰面看那草屋时，四下里崩坏了，又被朔风吹撼，摇振得动。寻思道：“这屋如何过得一冬？待雪晴了，去城里唤个泥水匠来修理。”



向了一会火，觉得身上寒冷，因想：“恰才老军说二里路外有市井，何不去沽些酒来吃？”把枪挑了酒葫芦，出来把草场门锁了，信步投东而行。行不上半里路，看见一所古庙，林冲顶礼道：“神明庇佑，改日来烧纸钱。”



又行了一会，望见一簇人家，篱笆中挑着一个草帚儿在露天里。林冲径到店里，店家切一盘熟牛肉，烫一壶热酒请林冲吃。林冲吃了数杯，又买了一葫芦酒，包了两块牛肉，留下些碎银子，叫声相扰，便出门来。



看那雪，
到晚越下得紧
了。林冲踏着
瑞雪，迎着北
风，飞也似奔到草
场门口开了锁，入
内看时，那两间草
斤已被雪压倒了。



林冲恐怕
火盆内有火炭
延烧起来，搬
开破壁子探身入
去摸时，火盆内火种
都被雪水浸灭了。把
手去床上拽了一条絮
被，钻将出来。因见
天色黑了，想起半里
路外有座古庙，且去
那里宿一夜，等天明
再作理会。



林冲把门拽上锁了，望那庙里来。入得庙门，把门掩上，将一块大石头搬过来靠了门。进里面看时，殿上塑着一尊金甲山神，两边一个判官，一个小鬼。林冲扯被絮盖了下半身，把葫芦冷酒慢慢地吃，就将怀中牛肉下酒。



正吃时，
只听得外面必
必剥剥地爆响，
林冲跳起来就
壁缝里看时，只见草
料场里火起，刮刮杂
杂的烧着。林冲拿了
花枪待来救火，忽听
得外面三个人脚步响，
直奔庙里来，用手
推门，却被石头靠住
了，再也推不开。



三人在庙檐下看火，数内一个道：“这条计好么？”

一个应道：“果然亏管营、差拨用心。回到京师，禀过太尉，都保你做大官。”又一个道：“这番张教头没得推故了。太尉多次托人去说，那厮越发不肯，因此特使俺两个来干这件事。”



林冲听那三个人时，一个是差拨，一个是陆谦，一个是富安。自思道：“天可怜见林冲！若不是倒了草厅，我准定被这厮们烧死了。”于是，轻轻把石头掇开，挺着花枪，左手拽开庙门，大喝一声：“泼贼哪里去！”





林冲翻身回来，陆谦才行得三、四步，林冲抢上去劈胸只一提，丢翻在雪地上，用脚踏住胸脯，身边取出那口刀来，喝道：“泼贼，我自来和你无冤无仇，如何这等害我？”陆谦告道：“不干小人事，太尉差遣，不敢不来。”



林冲骂道：
“奸贼！我与你自幼相交，今日倒来害我，怎不干你事？且吃我一刀！”把陆谦身上衣服扯开，把尖刀向心窝里只一剜，七窍迸出血来，将心肝提在手里。



林冲把陆谦头割下来，又割了富安、差拨的头，将三个人头发结做一处，提入庙里来，都摆在山神面前供桌上。



林冲自寻思：“如今有家难归，有国难投，却去哪里安身？”猛想起在柴家庄时，听得柴大官人说，山东济州管下有个梁山泊，方圆八百里，现有三个好汉在那里扎寨，何不去投他？便系了胳膊，提枪出庙门，连夜投梁山泊来。





两碗酒
入肚后，林
冲低声向道：

“此间去梁山
泊还有多少路？”

酒保道：“路是不
多了，只是都是水
路，全无旱路，若
要去时，须用船去，
方才渡得到那里。”

